

语言艺术的景点

辞格群

庄关通 著

在练习写作吗？
在锻炼口才吗？
在讲授中文吗？
在研究修辞吗？
——您不妨翻翻

语言艺术的景点
——辞格群

庄关通著

艺术之

江苏教育出版社

艺术之

FF62/0F

1997-10.5

(苏)新登字第 003 号

语言艺术的景点

——辞格群

庄关通 著

责任编辑 常烽岚

责任校对 张黎华

出 版:江 苏 教 育 出 版 社

(南京中央路 165 号,邮政编码:210009)

发 行:江 苏 省 新 华 书 店

印 刷:无 锡 县 人 民 印 刷 厂

(无锡钱桥镇 邮政编码:214151)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5.375 字数 116.000

1994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3,801—5,830

ISBN 7-5343-2201-4

G·1961

定价:3.50 元

江苏教育版 图书若有印刷装订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语海中的“海大鱼”——《辞格群》

(代序)

一、“海大鱼”——《辞格群》!

在拙著《语林漫步》(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6 月第一版)的“题词”中,我写到:

语林——林海——海大鱼!

在渺渺茫茫无边无垠的语言学的海洋中,我们的语言学大师捕获了一条条“海大鱼”:鲨鱼、鲸鱼、海象、海豹

.....

现在想来,不妥呀!因为小人物有时候也可以捕获到海大鱼的呢!他们用独木小舟,用两只普通而又平凡的手,居然也捕获到了海大鱼呢!君不见,海明威的名作《老人与海》中的那位可敬可爱可叹的老人家不正是用他的小木船捕获了一条海大鱼的么?在语海中也是如此,现在,我的老同学庄关通岂不

也是用他的独木小舟捕获到了一条海大鱼的么？这海大鱼就是这本《语言艺术的景点——辞格群》！

关通早在学生时代，就显示了学术才华，发表了：《联合比喻的作用》，（《中国语文》1960年4期）。

这说明关通早在学生时代就已具有相当的学术水平了。后来，由于文革和其他原因，关通却很少在语言学刊物上露面了。文革结束后，我曾多次托朱泳毅同学带口信给他，希望他东山再起，重返语言学的学术舞台，泳毅也一次次对我谈到过他的难处和苦衷。直到1990年秋天，江苏修辞学会的吴江年会上，老同学又见面了，听了他在年会上宣读的关于辞格群的论文之后，我很兴奋，认为这是有价值的考察，发现他并未落后于学术的进步，依然可以走在修辞学的前列，便一再鼓励他把辞格群的研究写成一本书。现在一页页地翻阅他的《语言艺术的景点——辞格群》的手稿，虽然部分章节以前陆续读过，但通读全书，终于得出了一个结论：这是一条“海大鱼”，关通这个小人物也捕获了一条“海大鱼”！

为什么我要说这本书是一条海大鱼呢？

这并不全是由于同学的感情在起作用，学术评论中个人感情当然也有作用，但决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这是因为，过去的辞格研究习惯于一个辞格一个辞格地孤立地封闭式的考察，不善于把辞格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和描述。而客观上，全部辞格不但构成了一个静态的系统，同时又是一个动态的系统。试图从静态系统方面来研究描述辞格，相对说还比较容易一些，而要考察和描述辞格的动态系统，可就要难得多了。这困难首先在于找不到一个下手之处。关通1990年秋天提出了“辞格群”的概念，这使我高兴，不管他本

人自觉与否,这打开了运用系统论观点和方法来处理辞格的动态组合的道路,或者也可以说,便是抓住了辞格运动学的关键了。

对于辞格研究者,孤立静止地分别研究比喻、夸张、借代、反语、双关……,这只是不得已的事儿,这是科学研究为了方便的一种权宜措施。其实在运用的实践中各种辞格从来都是交错、融合而作为整体出现的。于是,我经常被一些大中学校语文教师们问道:这一例中是用的什么辞格?为什么有人说用的是甲辞格,而有人又说是用的乙辞格?我往往回答说:说甲辞格有道理,说乙辞格也有根据,他们的角度不同,都说得通的。现在有了关通的“辞格群”的学说,这一类使人头疼和困惑,经常争论不休的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的了。所以我说关通捕获的这一条海大鱼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价值。因此我很乐意为他的书作序,热情地推荐给读者诸君——写书人的上帝们。

如果说,比喻和其他辞格,都是语言艺术之花的话,那么,这“辞格群”便是语言艺术之花中的花朵了!如果说“辞格群”是语言艺术之花中的花朵的话,那么庄关通的这本《语言艺术的景点——辞格群》,就不但是一条海大鱼,也是严谨简明描绘语言艺术之花中的花朵的修辞学著作百花园中的一朵鲜艳的花朵。说它鲜艳,是因它是一种创新,带露折花,并非昨日黄花,并非著书而不立说、剪刀+浆糊!

这部书的成功,我以为得力于庄关通从学生时代形成的严谨刻苦的治学态度。今日学术界,有人不但不创新意,甚至连例句也一一抄他人论著,有时连顺序号码也不变,解说也不变,有时候还脸也不红的说什么,“太忙了,没有时间找例子。”

“我从你书上抄了许多例子,请多包涵。”在此时此刻,关通花了四五年的时间才写成这么一本书,他的严谨是我十分之敬佩的。因为在科学研究的道路上,只有老实,刻苦,严谨,才是大有希望的。所以我不仅把关通的这部小书推荐给读者,也要把他严谨的治学作风推荐给学术界。

顺便再多几句话。我的老同学朱泳斌也是年青时代就显示了才华的,也以严谨著称。泳斌现在名气挺大的了。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一生在中学教书,关通在中师教书,并担任教学行政工作。他们的科研条件比我们在高校、研究所的同志要差得多了,但他们的科研成果并不比我们在高校和研究所工作的人少,这是很刺激人的呢!我常听到一些高校的同行埋怨条件差,没有经费、时间,资料奇缺,我说这些同志想想泳斌、关通也许有些儿好处吧!这也是常叫我的研究生、进修教师们读朱泳斌的书,向朱泳斌学习的原因。现在又多了一个例子:庄关通!

二、辞格的研究和学习及运用

什么是修辞格?我在《什么是修辞格?》中下了这样的定义:

狭义的定义是:修辞格是一种语言中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有意识地偏离语言和语用常规并逐渐形成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语言学百题(修订本)》,34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10月第2版)

修辞格广义的定义是:修辞格是一种语言中偏离了语言的和语用的常规而逐渐形成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同上,348页)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出：

我们也可以建立语言辞格学和言语辞格学。语言辞格学的任务是建立修辞格的类聚的系统。言语辞格学则把修辞格的运用规则系统的建立当作自己的中心任务。语言辞格学是属于内部语言学的，而言语修辞学则是属于语用学的。（同上，348页）

那时候并没有论述到如何建立言语辞格学这个问题。现在我以为，关通的《辞格群》就是言语辞格学的核心部分，他在试图建立言语辞格学方面已经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成功的一步，这就是这部学术著作在修辞学发展史上的地位。

关于辞格，1991年10月我在华东修辞学会年会上作了《论归纳的辞格和演绎的辞格》的报告，这一次我区分归纳的辞格和演绎的辞格、显辞格和潜辞格：

归纳的辞格的狭义的定义：“修辞格是一种语言中为了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而有意识地偏离语言和语用常规并逐渐形成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

广义的定义是：“修辞格是一种语言中偏离了语言和语用常规而逐步形成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

演绎的辞格的狭义定义：“一种语言中有助于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偏离语言的和语用的常规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

广义的定义是：“一种语言中偏离语言的和语用的常规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

（《广西师院学报》1993年3期78页）

归纳的辞格即显辞格。演绎的辞格—归纳的辞格（显辞格）=潜辞格，潜辞格+显辞格=演绎的。潜辞格的定义是

狭义的定义：“一种语言中允许出现，但目前还未出现，将来有可能出现的有助于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偏离语言的和语用的常规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

广义的定义：“一种语言中所允许出现的、目前还未出现的偏离语言的和语用的常规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同上，78页）

狭义辞格，又叫正辞格，即我们传统的辞格，通常所说的辞格。广义辞格除狭义辞格还包括了负辞格，而负辞格则是语病的固定格式、特定模式。

关通《辞格群》中的辞格，当然指的是传统的辞格，即显辞格，正辞格，归纳的辞格。

我为什么要在这里介绍我的这些设想呢？并非为了卖弄，而是，一来给关通一个建议，拓宽思路，对辞格群问题，下一步从广度和深度两个方面继续研究下去；二来是希望读者们也拓宽思路，举一反三，从这本《辞格群》开始，发挥自己的创造力，更广阔更深入地把握“辞格群”和全部“辞格运动学”。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来讨论一下辞格群的定义。

“辞格群”，这个术语是关通最先提出来的。他给辞格群下了这样一个定义：

辞格群，是在一个句子或句群里出现的，以一定形式凝聚在一起，艺术地表述一个完整意思的两个或两个以上辞格构成的群体。（见本书24页）

这个定义是简单明确、比较的科学的。这个概念的出现对于辞格研究的深入发展，进一步科学化是大有好处的。当然，其中“群体”一词，也可以改用为“集合”或“系统”的。但这不是

个什么大问题。

从这个定义中看出来,关通研究的是显辞格(归纳辞格)的显性的经验的组合规律,所以在我的框架中,也可以叫做“显辞格群(归纳辞格群)”,即都是经验的事实,已经出现过了的。

作为《辞格群》一书核心的是它的第三章《辞格群的几种基本的结构形式》,即:

连类体 并列体

递接体 包孕体

复合体

加上第四章《辞格群结构的伸展和紧密》中的两种格式:

交织体

话少格多的辞格群

这每一种格式下面,关通都举出大量的可靠的用例。观点和例证一致,这体现了他的严谨的治学作风。勤于收集第一手语言材料,这值得赞扬。用例精当,分析细腻,又是本书的特点优点。

这说明,关通的全部研究是运用的归纳法和比较方法,是在实际语言材料的基础上构建辞格群的理论体系的。必须承认这个体系是初步成功了的。

然而,这只能认为是辞格群研究的一个良好的开始。

那么下一步怎么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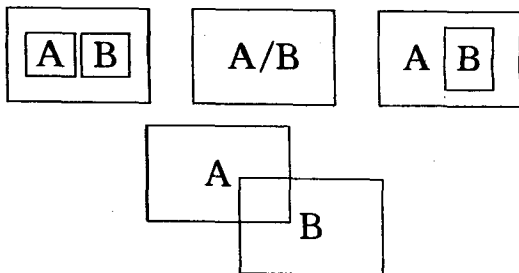
这一方面当然可以继续运用归纳法和比较的方法,再去穷年累月地收集更多的语料,去修正、补充,去发现辞格群新的格式。有的是可能早已有了用例,但因为时间和精力没有关系没有收集到;也有的例子本已收集到了,但对这些例子中的特

殊性注意不够，忽视其实是另一种特定格式；也还有这种情况，今天还没有用例的，随着社会和语言的发展，明天出现了这样的用例，而且一天天地多起来了，那时候再收集最新的用例，加以归纳和比较、抽象概括为某种固定格式、特定模式，再接纳到辞格群的理论体系中来。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换一个思路：暂且别管是否有这样的用例，先把一个个辞格排出来，研究辞格和辞格之间组合配搭在理论上的可能性，如以下这些个可能吧：

并列	主从	总分	包孕
镶嵌	套合	连锁	
复合	交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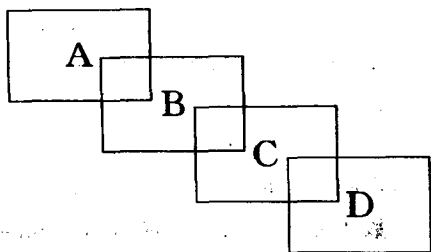
也可以用图形来拟构辞格之间的可能的结构类型，如：



然后再来用实际用例来验证，看看是否存在着这些个辞格群的格式。如果我们找到了郭小川的《祝酒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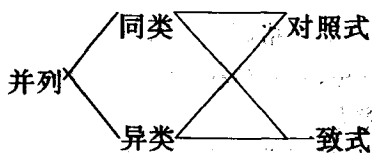
祖国是一座花园，	(A)
北方就是园中的腊梅；	(B)
小兴安岭是一朵花，	(C)
森林就是花中的蕊。	(D)

那么便可以证明“连锁辞格群(比喻)”的存在，即：



但是,这应当是后话了。关通第一个提出了“辞格群”的概念,而且归纳出了这样一些精当的格式来,这已经是很不简单了。何况这些格式的确是常用的有用的呢!

我也相信关通会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他的辞格群的格式的。就如连类和并列吧,如果都叫做并列,再分化并列为两类:



也许更好一些儿吧?

当然这一切谈的都是辞格群的共时研究,辞格群其实也是可以从历时的角度来研究的,即考察各种类型的辞格群的历史的演变和发展。

三、作为辞格群研究基础的辞格研究

为了辞格群的研究能够向广度和深度方面顺利进军,首先必须加强辞格的研究。

在 80 年代里,辞格研究也大发展大繁荣了一番。这表现

在两点上,第一点是大量的新辞格出现了,从陈望道《修辞学发凡》中的 38 个格,到《汉语修辞格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第 1 版)中的 156 格,而绝大多数的格都是 80 年代提出的,而且还有许多格还未收入这本词典之中呢!第二点是,辞格理论探索也取得了成就,试图用系统论、生成语法、演绎方法、数理逻辑方法来描写和研究辞格。

在 90 年代里,对于辞格的研究,我以为应当注意的有三点。第一点是,在继续发现并建立新的辞格的基础上,反对一味地分化、繁化辞格,力求在更高的层次上对现有的辞格进行整顿,重视抽象、概括,提高辞格的概括力,解释力,覆盖面和科学品味,建立数目有限的简明而有生成能力的汉语辞格系统。

第二点是,改变辞格研究中的单一的归纳法和比较法,提倡运用演绎的方法,及归纳和演绎的交互使用,注意辞格研究中的科学预测能力。

第三点是,如果说辞格本是为提高表达效果而创造出来的,但辞格的运用并不一定就保证最佳表达效果的获得,有时候运用了辞格反而损害了语言的表达效果。因此,不但要研究辞格形态学、结构学,更应当努力研究辞格运动学,研究辞格运动中各种因素和变量的相互关系及其对表达效果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同时要看到,辞格一经固定格式化,特定模式化,它本身又可能中性化,它只是潜藏着提高表达效果的可能性,可并不等同于最佳表达效果,更不等于最佳接受效果。因此,要反对对辞格的迷信,破一破辞格拜物主义。同时要看到,辞格(正辞格)同语病(负辞格)之间具有相互转化关系。辞格同非辞格(词汇现象和语法现象)之间也有转化关系,即修辞现

象同词汇现象和语法现象之间具有相互转化的关系。

辞格在修辞学和语言学中的地位不可夸大,但也不可以低估。为了汉语辞格学的科学化现代化,我们应当研究辞格的价值和作用。

在我看来,辞格的价值是多方面的:

辞格有认识价值,启迪思维,促进发明创造的价值;辞格有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的价值;辞格有帮助准确解码的价值,提高听话和阅读能力的作用;辞格有组织篇章结构,谋篇布局,艺术构思的价值;辞格有创造新词语、新句式,推动语言发展的价值;辞格有审美的价值;辞格有校勘古籍的价值;辞格有游戏娱乐的价值。明代王志坚在《表异录·天文一》中说:“《易乾凿度》曰:‘月三日成魄,八日成光;蟾蜍体就,穴鼻始明。’穴鼻,兔也。”

那么,穴鼻指小兔子,小兔子又指月亮——月宫中嫦娥小姐有一小宠物小白兔儿呀!用兔子指月亮,这是借代,相关关系。用穴鼻指兔儿,也是借代,特征相代。“穴鼻始明”即“月亮始明”,这里把两种借代巧妙地融合为一了,这大概是关通讲的复合体辞格群吧?如果没有这一辞格和辞格群的知识,怎么可能明确理解这句话呢?

许多修辞格,如:对照,比喻,借代,同异,相反相成,移就,通感,物候,诡谐,巧缀,设误,返射等,都可以看作为人们的一种思维模式,一种解决问题的策略和手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积极修辞的一种手段的修辞格,大都是对语言规范的一种突破,都是对常规定式思维的一种超越,是对思维惰性的一种反动,都是超常思维的一种产物,因此许多修辞格都有启迪思维的作用。如相反相成吧:

初恋的秘密是一种藏不住的秘密，它怕被人知道，又喜欢被人知道；它还是一种甜蜜的痛苦，折磨人的快乐……（冯骥才《爱之上》）

思维僵化的人很难轻松自如地理解和运用相反相成的辞格。而相反相成的辞格的成功用例也可以刺激和帮助我们的思维活跃起来，并冲出习惯的思维定势的束缚。

辞格还具有游戏娱乐的功能。顶针续麻，对对子，拗口令，字谜，灯谜，等等都是有益的语言文字游戏，既可以娱乐，又可以启发和锻炼智力，帮助开发语言文字的潜力。古今善于运用辞格知识来大做语言文字游戏的人，都是很讨人喜欢的。曹雪芹在《红楼梦》第62回中描写了大观园内一群女孩儿家的“斗草”游戏：

外面小螺和香菱、芳官、蕊官、藕官、荳官等四五个人，都满园中顽了一回，大家采了些花草来兜着，坐在花草堆中斗草。这一个说：“我有观音柳。”那一个说：“我有罗汉松。”那一个又说：“我有君子竹。”这一个又说：“我有美人蕉。”这个又说：“我有星星翠。”那个又说：“我有月月红。”这个又说：“我有《牡丹亭》上的牡丹花。”那个又说：“我有《琵琶记》里的枇杷果。”荳官便说：“我有姐妹花。”众人没了，香菱便说：“我有夫妻蕙。”荳官说：“从没听见有个夫妻蕙。”香菱说：“一箭一花为兰，一箭数花为蕙。凡蕙有两枝，上下结花者为兄弟蕙，有并头结花者为夫妻蕙。我这枝并头的，怎么不是。”荳官没的说了，便起身笑道：“依你说，若是这两枝一大一小，就是老子儿子蕙了。若两枝背面开的，就是仇人蕙了。你汉子去了大半年，你想夫妻了？便扯上蕙也有夫妻，好不害羞！”

这里总的说,都是对偶,但又同时运用了其他辞格。如“《牡丹亭》上的牡丹花”和“《琵琶记》里的枇杷果”又是顾名思义,而“琵琶”和“枇杷”也可以叫做“谐音,双关”。“夫妻蕙”是仿拟。罗汉松——观音柳,君子竹——美人蕉,星星翠——月月红,是对偶,又是双关语。正因为这些女孩子富有修辞格的知识,才轻松地创造出一些辞格群来,并在这斗草游戏中娱乐自己,享受人生。

今天,辞格的娱乐游戏功能可以引进大中小学语文教学的课堂或第二课堂,作为语文教学的辅助手段。在我国人民日益追求人生的价值和多姿多彩的生活的今天,研究和发挥辞格和辞格群的娱乐和游戏功能是很有必要的。

如果关通在这本《辞格群》中增加一章或一节:“辞格群的娱乐游戏功能”,我想一定会深受读者欢迎的,而且也并不会降低本书的学术性的。

四、语言的艺术景点——辞格群

唐钺在《修辞格》一书中说过:

前人文字中所用的修辞格不少很好的,把他罗列在一起,细细玩味,好象摩挲玩名画一样,也是一种美感的娱乐了。

宣称“无可置疑的,中华民族有两样绝活——美食和美容,被公认为世界第一,却是不可争的事实”的台湾修辞学家沈谦,在他的《修辞学》的“自序”中还说:

研读“修辞学”,就是要探讨语言文辞之美,透过有意识的努力,有系统的归纳分析,享受寻获宝藏的欣喜和愉悦。只要能稍微下一番功夫,进入情况,能欣赏、运用修

之美，一定可以净化心灵，拓展胸襟，提升精神生活的美境，享受无穷无尽的美感经验；进而开创健康、快乐、幸福的人生。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如果说辞格是语言艺术之花，那么这辞格群便是这花中之花，或者说是花蕊！在这部《语言艺术的景点——辞格群》中，作者庄关通从古今语言艺术作品中带露折花，寻获了那么多那么多美不胜收、妙不可言的花中之花或花之蕊，一一地奉献给读者，帮助他们“净化心灵，拓展胸襟，提升精神生活的美境，享受无穷无尽的美感经验，进而开创健康、快乐、幸福的人生”！就这一点而言，关通也是有功劳的，他的这本小书成功了。

在拙著《语林漫步》的“题词”中，我说：

到语海中游泳，捕鱼，采取海参，收集珍珠。

到语林中漫步，采集蘑菇，挖掘人参，收集灵芝。

这岂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么？

那么，我现在要说：

到语海中去游泳，随波逐浪，拾贝捕鱼，寻访海参，探求珍珠，尾随海大鱼，揭露海底之谜。

到语林中去漫步，捕风捉影，追风赶月；抚摸蘑菇，采集灵芝，挖掘人参，与猿猴为友，编织树叶缝中流逝下来的阳光，拥抱那千年老松，与自然合而为一。

到语言的花园中去徘徊彷徨，看带露的花朵，与花蕊上的小蜜蜂切切私语，与花丛中的蝴蝶儿一同跳迪斯科，听花丛中黄莺儿的卡拉OK……

这岂不是很愉快的事情么？

这岂不是人生的一种享受么？